

洛林传奇 ⑥

THE FATE OF TEN

十号的命运

〔美〕庇塔库斯·洛尔 著

郑扬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洛林传奇 ⑥
THE FATE OF TEN



十号的命运

〔美〕庇塔库斯·洛尔 著

郑扬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6961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
THE FATE OF TEN

Copyright © 2015 by Pittacus Lor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号的命运/(美)庇塔库斯·洛尔著;郑扬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洛林传奇)
ISBN 978-7-02-012308-7

I. ①十… II. ①庇…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2283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潘丽萍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36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308-7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书中所述系真实事件。

人名和地名作了改动，

以保护洛林勇士，

他们仍在藏匿。

其他文明的确存在，

有些企图消灭你们。

前门开始晃动。自从他们三年前搬进哈尔勒姆公寓楼，每次两段楼梯下面的金属安全门猛然关上，前门就总会这样。在前门和薄如纸片的墙体之间，所有人进进出出的声音，他们总能听到。他们把电视调到静音状态，侧耳倾听。十五岁的女孩和五十七岁的男人，女儿和继父，彼此的目光几乎没有交集，但眼见外星人入侵，他们放下了两人之间的不和。男人大半个下午都在用西班牙语嘟嘟囔囔地祈祷着，女孩则看着新闻，吓得默不作声。这景象太像电影里的情节，所以她尚未真正感觉到恐惧。女孩很想知道努力抗击那怪物的金发帅小伙儿是否已经死了。男人则想着女孩的妈妈，市中心一家小餐馆的女侍应，不知道她是否幸免于最初的袭击。

男人把电视机设为静音，这样他们可以听听外头的动静。一个邻居冲上楼梯，经过他们的楼层，一路高喊：“他们来到这个街区了！他们来到这个街区了！”

男人咬牙切齿、难以置信地说：“那家伙崩溃了。那些脸色发白的怪物不会来哈尔勒姆作乱的。我们在这里很安全。”他哄着女孩说道。

他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大了些。女孩不知道他说的是否正确，她悄悄地走到门边，从猫眼往外看。外面的走廊昏暗又空寂。

电视上的记者看起来就像她身后中城^①的街区一样，狼狈不堪。她满脸尘灰，金发披散在脸上，本来应该涂着唇膏的嘴唇上有一块干血渍，看样子快崩溃了。

“重申一次，最初的轰炸已经减弱，”这位记者颤颤巍巍地说道，男人全神贯注地听着，“那……那……那些莫加多尔人，他们占领了所有街道，看来还在进行围捕，虽然我们看到他们稍遇抵抗就大肆镇压……”

记者拼命忍住啜泣。在她身后，几百个脸色苍白、身穿黑色制服的外星人列队走过街道，有些还转过头来，用空洞的黑眼睛注视着摄影机。

“老天啊。”男人说道。

“再次重申，我们现在……现在获准进行报道。他们……他们……那些入侵者，他们似乎想要我们在这里……”

楼下的大门又晃动起来。一阵尖锐刺耳的金属破裂声，还有大门轰塌的巨响。有人没带钥匙，所以想要把整扇门都拆下来。

“他们来了。”女孩说。

“闭嘴，”男人答道，他又把电视的音量调低了，“我说了让你别出声。该死的。”

他们听到楼梯上传来重重的脚步声。女孩听到另一扇门被踢开，赶紧从猫眼前退了回来。他们楼下的邻居开始尖叫。

“快躲起来，”男人对女孩说，“快！”

男人将手里的棒球棍握得更紧了。外星人的战舰刚出现在空中时，男人就从门厅的柜子里把这球棍重新翻了出来。他朝晃动着的门

① 中城，下城与上城之间，在曼哈顿十四街以北到五十九街为止。

靠近了一点，背靠墙站在门的一侧。他们可以听到楼道上传来的吵闹声。一阵轰塌声，他们邻居家大门的合页被撞脱，有人说着尖声刺耳的英语，接着是尖叫声，最后是一声像密集闪电的霹雷之声。他们之前在电视上见过外星人的枪支，枪里射出的那些滋滋作响的蓝色能量波令他们满心恐惧。

脚步声重又响起，在他们摇摇晃晃的门外停住。男人睁大了眼睛，双手紧紧地握住球棍。他发现女孩根本没有动起来，整个人都僵住了。

“清醒点，蠢货，”他厉声说，“快走。”

他朝着起居室的窗点了点头。窗户敞着，消防梯就在窗外。

女孩很讨厌男人管她叫蠢货。然而，这是女孩记忆之中第一次听了她继父的话。就像以前许多次从公寓里溜出去那样，她爬出了窗户。女孩知道她不该独自离去，她的继父也该一起逃走。她从消防梯上转过身，想叫他，就在她往公寓里看去时，他们的前门被撞塌了。

外星人真人比电视上丑多了。他们那副异形的样子把女孩吓得停住了脚步。她瞪着第一个走进门的外星人那毫无生气的苍白皮肤、一动不动的黑眼睛和怪异的文身。总共有四个外星人，每个都荷枪实弹。第一个进门的人发现女孩在消防梯上，他在门口停下来，举起那把奇怪的枪对准了她。

“不投降就得死。”这个外星人说。

就在这时，女孩的继父用球棍打中了外星人的脸。这是一记猛击，这个老男人是个机修工，一天十二小时的活计使他的前臂粗壮。球棍打得外星人的头颅都凹了进去，这个怪物立刻化为灰烬。

女孩的继父还没来得及再将球棍挥到身后，离他最近的那个外星人一枪打中了他的胸口。

男人被这一枪打得直往公寓里退，他肌肉紧绷，衬衫也着了火。他撞烂了玻璃咖啡桌，翻滚到窗户的对面，紧紧地盯着女孩。

“快跑！”她的继父不知哪来的力气喊道，“快跑啊，该死的！”

女孩往消防梯上跳。她刚落到梯上，就听到公寓里传来枪声。她努力不去想那意味着什么。一张苍白的脸从她家窗户里伸了出来，把枪口对准了她。

她放开梯子，就在身边的空气开始滋滋作响时，跌到了下面的小巷里。她手臂上寒毛直竖，女孩知道那是因为电流传过消防梯的金属栏杆。但她毫发未伤，那个外星人没打中她。

女孩跃过一些垃圾袋，跑向巷口，躲在角落里朝外头的街道窥探着。她就是在这条街上长大的，那里有一个消防栓正向空中喷着水，这让女孩想起了夏天的街区派对。她看到一辆翻倒的邮车，底盘冒着烟，像是随时就会爆炸。街区远处，一架外星人的小型飞船就停在街道中央，这架飞船正是从曼哈顿上空依然隐约可见的那艘庞大战舰里飞出来的。女孩和她继父在新闻里看过这艘大船，他们在新闻里一遍又一遍地播着那段视频，几乎和播放金发小伙子的视频次数一样多。

约翰·史密斯，他是叫这个名字。视频里的女解说员就是这么说的。

他现在在哪儿呢？女孩心想。应该不是在解救哈尔勒姆大厦里的人，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女孩知道她必须自救。

她正要跑开逃命，突然发现另一队外星人从街对面的公寓大楼里走出来。他们俘虏了十几个地球人，有些人非常面熟，都是街坊邻居，还有两个孩子，女孩认出他们是同校年级比她低的学生。外星人用枪指着他们，让他们跪在路边。有个外星人从跪倒的这排人身边走

过，一边敲击着手里一个小物件，就像俱乐部门外的保安。他们是在数数。女孩不敢确定自己是否愿意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女孩身后传来金属尖锐的撞击声。她转过身，发现一个外星人从她公寓出来，正顺着消防梯往下爬。

女孩拔腿狂奔。她速度很快，对这里的街道又很熟悉。地铁就在几个街区外。有一次，女孩受不住激将法，曾爬下地铁月台，冒险进入过隧道中。当时隧道里的黑暗和老鼠都不曾像这些外星人这么让她恐惧。她想到那里去。她可以躲在那里，也许甚至可以去市中心，努力找到自己的妈妈。女孩不知道要如何把继父被害的事情告诉她，连她自己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她一直盼着自己能醒过来。

女孩猛地转过一个街角，三个外星人拦住了她的去路。她本能地想转身就逃，但脚踝一扭，两条腿就迈不动了。她重重地跌倒在人行道上。有个外星人发出了短促刺耳的一声响——女孩意识到他是在嘲笑她。

“不投降就得死。”其中一个外星人说道，女孩知道她根本没有选择。外星人已经举起枪瞄准了她，手指几乎就要扣动扳机了。

投降，之后是死亡。他们横竖都是要杀她的，不管她下一步怎么做。女孩确信这一点。

女孩举起两只手自卫。这是一种条件反射，她知道面对他们的武器，这一举动无济于事。

只是这次还真的有用。

外星人的枪猛地脱了手往上飞，落在了二十码外的街道上。

那几个人看着女孩，目瞪口呆，难以置信。她也不明白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她能感觉到自己体内有了某些不同，有一股新的力量。她好像

是一个提线木偶，身上的线连着街区里的每一个物品，她只需要被提提拉拉就行。女孩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知道的，这一切感觉非常自然。

有个外星人冲上前来，女孩将手从右到左一挥，他就飞到了街对面，四肢扑棱着，穿过街边停着的一辆车的挡风玻璃，跌进车里。另外两个交换了一个眼色，开始往后退。

“我倒是要看看现在笑的是谁。”她站起来冲他们问道。

“加尔德。”其中一个嘶哑着嗓子回答道。

女孩不知道他这话的意思。外星人说这话的样子看起来像是咒骂，这让女孩莞尔一笑。她喜欢这个样子，这些夷平了她的街区的东西现在竟然怕了她。

她可以对抗他们。

她要杀了他们。

女孩将一只手举到空中，结果一个外星人飘浮着离开了地面。女孩迅速将手放下，让空中的外星人重重地砸中了他的同伙。她重复着这个动作，直到他们都化作尘灰。

做完这件事，女孩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她不知道这股力量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但是，她打算要好好使用它。

第一章

我们从一架炸毁了的歼击机断折的机翼边跑过，这块残缺的金属堆在城市街道的中央，就像一片鲨鱼鳍。我们看着这些歼击机呼啸着飞过头顶，朝城外和“阿努比斯”号飞去，那是多久之前的事了？感觉像是过了好多天，而其实只是几个小时。和我们在一起的一些人——那些幸存者——看见飞机飞过，高声呐喊欢呼，好像局势就会有所变化似的。

我心里对事态更为清楚，于是默不作声。仅仅过了几分钟，我们就听到许多爆炸声，那是“阿努比斯”号击毁了空中的这些飞机，地球上最有作战经验的军队就这样被撕成碎片，飞机残骸散落到曼哈顿岛各处。之后他们再没有派飞机过来。

那得死多少人啊？几百，几千，也许更多。而这都是我的错，因为我在有机会的时候，没能杀死希特雷库斯·雷。

“左边！”一个声音从我身后传来。我迅速扭过头去，不假思索地燃起了一个火球，在一个莫加多尔侦察兵转过街角时，将他烧成了灰。我、萨姆，还有二十几个我们沿途救下的幸存者——我们几乎是

马不停蹄，现在已经身处曼哈顿下城。我们一路跑一路打，走过一个街区，奋力逃离中城。我们最后见到“阿努比斯”号就是在中城，那里的莫加多尔人是最强大的。

我精疲力竭。

我脚步蹒跚，连自己的双脚都感觉不到了，它们是那么累。我想我就要垮掉了。这时一只胳膊揽住了我的双肩，将我稳住。

“约翰？”萨姆关切地问道，并扶住了我。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从一条隧道里传来的。我努力想回答他，但一句话也说不出。萨姆转过头，向一个幸存者说：“我们得离开街道一会儿，他需要休息。”

接着我就发现自己倚在一栋公寓楼里的大堂的墙上。我一定是晕过去了一阵。我努力打起精神，振作起来。我得继续战斗。

但我做不到——我的身体拒绝再跟我遭罪。我任由自己倚着墙滑下去，直接坐到了地板上。地毯上满是灰尘与碎玻璃，玻璃应该是被外面的爆炸震碎后溅进来的。大堂里大概挤了二十五个人，都是我们努力救下来的。大伙儿都疲惫不堪，身上脏兮兮的，血迹斑斑，有些人还受了伤。

我今天为多少人疗过伤呢？一开始还是挺容易的。可是替许多人疗伤之后，我感觉到我的疗伤能力渐渐耗尽了能量。我应该是到了极限。

我不记得那些人的名字，而是以他们所受的伤或是发现他们时的状态来记住他们的。“手臂骨折”和“压在车底”两位看上去焦虑又恐惧。

“跳窗女士”将手搭在我肩膀上，查看着我的情况。我朝她点点头，向她示意我没事，她看上去松了一口气。

萨姆就在我跟前，跟一个五十几岁的穿制服的警察谈着话。那警察的一边脸颊满是干了的血迹，这些血来自他头上一道已经被我愈合的口子。我忘了他的名字，也不记得在哪儿找到他的。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就像是在几英里长的隧道里回响。我得留心倾听才能理解他们的谈话内容，这费了我好大的劲儿。我的头感觉就像裹着一团棉花。

“无线电里说我们在布鲁克林桥有一处落脚点，”那警察说道，“纽约警署、国民警卫队、军队……反正都在。他们控制了大桥，从那里疏散幸存者。那里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他们说莫加多尔人都聚在城外。我们可以逃到那里去的。”

“那你们就该赶紧走，”萨姆答道，“趁着海岸还安全，趁他们的另一队巡逻队还没来。”

“你们该跟我们一起走，孩子。”

“还不行，”萨姆回答，“我们还有个朋友在外头，我们得先找到他。”

九号——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我们最后见到他时，他正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前跟五号交手，确切地说是看到他穿过那栋大楼。我们必须在离开纽约之前找到他。我们必须找到他，再尽可能多地救人。我开始恢复意识，但还是疲惫得无法动弹，想张口说话，却只发出了几声呻吟。

“他已经不行了，”警察说，我知道他是在说我，“你们俩已经尽力了。趁着你们现在还行，跟我们一起走吧。”

“他会没事的。”萨姆说。他声音里的疑虑让我咬紧牙集中起注意力。我需要振作起来，专心致志继续战斗。

“他刚刚晕过去了。”

“他只需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我没事。”我喃喃地说，但我想他们应该听不到我说话。

“留下的话，你们会送命的，孩子，”警察坚决地摇摇头对萨姆说，“你们撑不住的，要对付的敌人实在是太多了，留给军队去做吧，或者……”

他的话音渐渐弱了下去。我们都知道军队已经努力过了，而曼哈顿也已经失守。

“我们会尽快逃出去的。”萨姆答道。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警察对我说道，语气就像亨利以前教训我时那样。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有孩子。“你们在这里已经无能为力了。你帮了我们这么多，余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必要的话，我们会将你抬到桥上去的。”

围在警察身边的幸存者们都点了点头，纷纷嘟囔着附和他。萨姆看着我，扬起眉毛征求我的意见。他的脸灰扑扑的，满是尘土，整个人看上去虚弱无力，像是站都站不稳。他的腰间垂着一把莫加多尔人的激光枪，一头连着一截电线，萨姆的整个身体就像是被枪往下拉扯着，这额外的重量似乎要将他拽倒。

虽然全身软绵绵的，肌肉似乎都要废了，我还是逼着自己站起身来。我努力让那警察和其他人看到我还有战斗力，但从他们同情的目光来看，我知道我的情况不容乐观。我的膝盖忍不住颤抖，有那么一会儿，我感觉就要瘫倒在地了。但接着发生了一件事——我觉得有一股力量将我提了起来，拉着我，支撑我，让我直起背、挺起肩。我不知自己是如何做到的，也不知这力气从哪里来，这简直就是一股超自然之力。

不，其实那根本不是超自然力。是萨姆，有心灵传动力的萨姆，

他将意念集中在我身上，让我显得还有余力的样子。

“我们要留下，”我坚决地说，声音沙哑，“还有更多的人需要拯救。”

警察惊愕地摇了摇头。站在他身后的一个女孩双眼盈满泪水，我依稀记得她是我们从一架坍塌的消防梯上救下来的。我不知道她是深受鼓舞呢，还是因为我样子看上去很糟。萨姆依旧将全部意念专注在我身上，神色凝重，太阳穴上渗出了一滴汗珠。

“去安全的地方，”我对幸存者说，“然后以自己的方式伸出援手。这是你们的星球。我们要一起来拯救它。”

警察大步走上前来，紧紧握住了我的手。他这一握非常有力。“我们不会忘记你的，约翰·史密斯，”他说，“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命都是你给的。”

“狠狠教训他们。”另一个人说。

接着余下的人开始纷纷向我们道别，表达谢意。我咬紧牙，努力挤出一个微笑。希望是个微笑吧，其实我已经累得笑不动了。现在他们的领头人是那个警察，他会保证大家的安全。他催促人们悄然又迅速地离开了公寓楼的大堂，前往布鲁克林桥。

他们一走，萨姆就放开了之前将我撑起来的心灵传动力，我往后一倒，靠到了墙上，努力稳住自己的双脚。运力帮我站住脚让他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萨姆不是洛林人，也没有受过适当的训练，然而他却发展出一种超能力，而且开始尽力运用它。考虑到我们目前的状况，他别无选择，只能匆忙地学习。有超能力的萨姆——如果情况不是这么混乱而绝望，我会更加激动的。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又是为什么具备了超能力，但萨姆的这些新能力是我们来到纽约之后唯一的收获了。

“谢谢。”我说道，现在说话没那么费劲了。

“不客气，”萨姆喘着粗气回答道，“你是地球抵抗力量的象征，我们不能让你被击倒。”

我努力想摆脱墙体站起来，但双腿依然发软。如果我靠着墙，慢慢地挪到公寓最近的一扇门，会更轻松些。

“看看我，什么象征都算不上。”我嘟囔着说。

“得了吧，”他说，“你那是累的。”

萨姆伸出一只手臂揽住我，支撑住我。不过他自己也已经很吃力了，所以我努力不倚靠着他。过去几个小时我们经历了许多恶战。因为过多地使用掌中流明燃起火球去对抗一队队的莫加多尔兵，我手上的皮肤到现在还火辣辣的痛。希望神经末梢没有被永久性地烧焦吧。一想起现在就要燃起掌中流明，我的膝盖差点就软了下去。

“抵抗力量，”我尖刻地说，“抵抗力量是战争失利之后才有的事，萨姆。”

“你知道我的意思。”他回答。我从他颤抖的声音中听得出，对于萨姆而言，目睹过今天这一切，要保持乐观其实并不容易。不过他正在努力。“许多人都知道你是谁。他们说新闻里播出过你的视频。而且在联合国总部发生的一切——你其实就是当着全球观众的面揭下了希特雷库斯·雷的假面。每个人都知道你一直在对抗莫加多尔人，知道你努力要阻止这一切。”

“那他们也知道我失败了。”

一楼公寓的门虚掩着，我推开它，进门之后萨姆将它关上并锁住了。我试了试手边的电灯开关，意外地发现这里的电力供应没有停。全市的电力供应似乎并不均匀。我想这个街区应该还没有遭到重创。我又很快地关掉了电灯——以我们目前的状况，最好还是不要引起这

区域任何莫加多尔巡逻小队的注意。我跌跌撞撞地走向附近的一张榻榻米，萨姆则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将窗帘拉上。

这间公寓是个单间。一个花岗岩的料理台、一个柜子和一间小小的盥洗室将主要的起居空间和促狭的厨房隔离开来。这里的住户一定离开得很匆忙：地板上散落着些衣服，一看就是匆匆收拾的，料理台上打翻了一碗麦片，门边还有一个打烂了的镜框，似乎是被踩碎的。照片上是一对二十几岁的男女，在一个热带沙滩上摆拍，小伙子的肩上还栖着一只小猴子。

这些人曾有正常的生活。即使他们逃出莫加多尔人之手，逃到安全的地方，那种生活也回不去了。地球永远不会是原来的样子。我过去常想象着一旦莫加多尔人被打败，我和萨拉就可以过上像这样的安宁生活。不是住在纽约市的一间小公寓里，而是简单平静的生活。远处传来一声爆炸声，莫加多尔人正在摧毁城外的某处地方。我现在意识到那些战后生活的梦想有多么天真。发生了这一切之后，没有什么会恢复正常的。

萨拉——我希望她没事。我们挨街挨巷从莫加多尔人中杀出血路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就是她的脸庞。继续战斗，你就会再见到她，这是我一直对自己说的话。我真希望可以跟她说上话。我需要跟她说说话。不只是萨拉，还有六号——我需要联系上其他人，需要弄清萨拉从马克·詹姆斯和他的神秘线人那儿了解到的情况，看看六号、玛丽娜和亚当在墨西哥都做了什么。萨姆突然具备超能力的事情一定与那有关。如果并非只有他一个呢？我需要知道纽约城外所发生的事情，但我的卫星电话在我跌入东河时就弄坏了，普通的手机网络也不行了。目前只有萨姆和我还活着。

萨姆打开了厨房里的冰箱，又停下来看了看我。